



新世纪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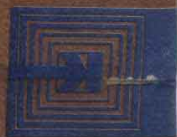
中国 大选举

杨民青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大选举

杨民青 著



1173478

中国大选举

杨民青

责任编辑：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75 插页：2

字数：100,000 印数：1——18,000

ISBN7—5404—0435—3

I·353 定价：2.10 元

DZ91/12

目 录

- 3 通向中国民主政治的大门口
- 6 开幕式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
- 11 连任代表
- 18 令人惊诧的代表发言
- 24 没想到的1988年大新闻
- 28 满城评说周谷城
- 31 令历史沉思的众多赞成票
- 36 已经解放了的台湾
- 40 代表的愤怒与部长的微笑

- 45 横祸迭起的中国大动脉与
意外荣任的铁道部长
- 53 中国“皇帝”与外国“皇帝”
- 62 副委员长与三顶反革命帽子
- 71 习以为常的公仆与恍然大悟的主人
- 77 群星：参差不齐的代表们
- 96 代表之间
- 110 英雄：在激烈的战场和在疲劳的会场
- 114 回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大门口
- 121 活跃的与踌躇的中外记者们
- 133 并非花絮
- 139 盼望明年：龙年聚会的主调和余音

低岸为谷，高丘为陵。

古老的山峰，现代的谷地。

1988年元旦，最为古老、最为威严、最为神圣、最为庄重的天安门城楼终于向中国的普通百姓启开。

五百多年前，包括这城楼在内的紫禁城矗立而起的时候，这气势磅礴的深宫危楼，这溢彩流金的重檐庑殿，称得上是中国物质的、建筑的、政治的、思想的最高峰。而对向来习惯跪着看人，跪着说话的普通百姓来说，这种深不可测、高不可及的庞然大物，仿佛从天而降，只能顶礼膜拜了。

而在廿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与鳞次栉比高耸林立的现代化楼群相比，紫禁城与天安门广场一带已逐步变成全城的谷地了。

古老与封闭，被紧紧包围在现代与开放之中，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反差。

与紫禁城形式与内容截然不同的人民大会堂，行使的是大同小异的统治之权。当初，它便没有围以高墙，缭以深沟。不过，对于中国普通百姓来说，从平地登上那山峰般的台阶，也走了二十多年为时不短的岁月——花两角钱进入属于自己的大会堂，自由又不自由地走上一圈，还是一年前才开始的。

至于书面上规定的差不多一年一次的人民代表会议，普

通百姓知道得并不多，而对内幕即应该知道却并不知道的新
闻，更是为数不少。

或许，正缘于此，龙年春天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被历史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作为它
的功绩应留给历史、未来评说。习惯溢美赞颂现实，往往被
历史嘲弄的人们，已习惯了冷静的沉思，哪怕在这期间出现
了难于遏制的激动和兴奋，这并非现代人的苛刻与冷漠。

我，一个目击者，正是怀着这种瞻前顾后，左右为难
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写下了龙年人代会的一些内幕新闻。

通向中国民主政治的大门口

如果说还有人不知道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1988年3月25日召开的话，那么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北京市区许多行人在街头便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从各代表团的下榻旅馆到大会堂，布满了手持报话机的警察。他们从越来越显得拥挤、堵塞、狭窄的中国式的道路上，依据必要的权威，疏通一条特殊的通道，以保证代表们准时到达。

匆匆忙忙赶火车、赶飞机的旅客，甚至已经来不及赶上骂上两句的旅客，静下心来也会理解：这是为了保证那来自人民的两千多名代表在通往中国民主政治的大门口畅通无阻。

报道车，小轿车，大轿车，备用车，各团都显得浩浩荡荡。人数最多的代表团——解放军代表团，加上众多的首长代表自乘的专车，大约也不下四百辆。而整个大会车辆，据内部人士透露，已达到三千辆，其中专为代表服务的就达八百辆。大轿车是国产的，特意为大会赶制的，令代表们高兴。但小轿车却是国外的，不免令人扫兴。按许多人可以理解的原因，大轿车停在广场远些地方，小轿车可直泊到大会堂台

阶前。代表是平等的，但又各有各的身份。

外电的一则报道显然夸大其辞，它称代表们乘坐的车辆紧闭着窗帘。在大轿车里，许多代表一人一个座位，置身宽松的位置，面对从未拉上窗帘宽敞明亮的车窗，彼此相对一笑。但正因为透明便略增加几分不安：各交通路口，警察肃然而立，行人侧目而视，其它车辆或耐心或焦急静待。想来，车内车外，走的等的，心情难以相同。即使从未享受此待遇的代表，在本能产生一丝优越感、特殊感的同时，也滋生了一点本能的不安。不过多数人只能对此听之任之，客随主便，人多随俗。何况这小小的不安早被出席开幕式前的激动所淹没了。代表们置身于会场，置身于北京街头，置身于北京人民置身车内，眼看一排排各种表情的行人伫立着。中国人的古老传统，习惯把自己无比丰富而无比细致的各种难言的心情严整无缝地封闭起来，而不露声色。一排排停顿待行的自行车在窗前闪过。阳光下，那静默的车把发出亮光，好象掠过一阵强烈的金属声的震颤，又好象在街头人海中卷起一股金閃银辉的灿烂浪花。可以肯定，平时，人大代表中的绝大多数在北京街头难以遇到这样的优待。当他们未戴上那红色的庄严证件前，或摘下那证件后，就象一朵桶上浪峰的美丽花朵，瞬间融合在本底融舍进的海洋中。他们中许多人要匆匆步行，要去挤公共汽车，要面对红色信号灯静心等待被优待的车队，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那时，他们的心情与此刻难道是相同的吗？终于有一位叫隋文夫的作家代表，替车下的人发出呼吁：代表团车队行进中为减少堵塞，应减少那些报道车、备用车、

小轿车，代表尽量坐大轿车。这建议被采纳了。

但要设身处地为交通、警卫部门想一想，戒严措施也是十分必要的。毕竟人代会一年一次，毕竟代表们是出席事关十几亿人的大会，毕竟行人不会有如此重要的事情去办。如果没有这些警察，那么开幕后大会堂门口的“撞车事件”就不仅仅是一场虚惊了。早有眼尖的人发现，天安门广场一侧的角落，有数辆日本豪华越野吉普在随时准备“出击”，用以专门应付万一发生的“不测”。人大召开之前，一伙蒙面人曾抢了北京一个财会办公室，这更使保卫部门绷紧了神经。因早有内部消息传来，国际恐怖组织扬言，要在没有恐怖活动的中国闹一点事。看来他们以为中国还是太平静了。26日上午，一辆没有外交旗帜，没有会议标志的轿车突然越过警戒线，箭一般驰向大会堂东门口。立即，那随时准备出击的吉普，象两把尖刀直插过来，似乎全然不顾头破血流的自我牺牲，三台车撞在一起，警察迅即包围了那台车。车内是曾经被称为中国最亲密朋友的阿尔巴尼亚使馆人员，因一时疏忽忘了在车上插标记，万没料到引起一阵虚惊。还好，这倒是对中国入代会警察的一次考验。一位青年司机告诉我，这些警察据说是在国外受过专门训练的，随时可以撞车拦截恐怖分子的汽车。

开幕式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

任何庄严的、历史的时刻本来都是很平常的，没有任何特别。对这点，大会堂之外的普通人心里体验无疑是正常的，这包括那些关心大会的或不关心大会的，看光景的或看热闹的，激动的或无动于衷的。

这是中国老百姓对政治，对民主的真实心态吗？

一位说北京话，穿平部服的人——

“我办事路过，恰巧到这里看看，您瞧这不正赶上人大代表入场吗？要说，我关心的是政府体制改革怎么个改法。我希望有一批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进入领导班子。其实这也是瞎操心，这些以前早定了，小道消息早传出来了。”

一位脸上长着红疙瘩，长头发的青年——

“我关心啥？我关心挣钱。这年头没钱玩不转，喝凉水都没人给。东西的价码天天变，天天涨，有眼睛的谁不知道？你没听说？七届人大召开，全国上下一片涨声。啥？你听错了，不是鼓掌的掌，是涨价的涨。哈！形势大好啊！北京都在涨，肥皂、火柴、手纸这不眼看没了？”

一位上身穿西服，下身穿军裤的中年人——

“我到北京办业务，特意来这儿看看，五年一次，赶上也不易，回去跟乡亲也好骗骗。再说我琢磨怕有些政策变，我们那里穷山沟沟刚有人富了点，别又闹一家伙，我们十多户凑钱办个粮食加工厂也不易哩——”

一位穿灰风衣，长得很斯文、很白净的中年人快心直地接过话题——

“中国人谁不懂？人大就那么回事，它能定什么？都是定好了，让它来通过，纯粹表决机器，变什么？十三大报告不早说了？人大就是执行了。连谁当什么谁当什么都安排好了，不信走着瞧，一个也错不了，有一个人选下来我倒着走！没听说吗？‘老头儿老太太不要怕，不进政协进人大’，‘年龄大进人大，咧拉歪斜进政协’”。

一张似乎在《黄土地》、《老井》、《红高粱》中出现的泥塑般的脸，毫无表情，每句话都似乎从牙缝挤出——

“开不开会与我有何关系？敲锣打鼓放鞭炮喊口号那年代早过去了，别说游行，就是现在让我围这广场游上一圈，我还得问问给多少钱，要是五元钱，您拜拜吧，玩去！”

十多个人热火朝天在用老K，其中一个人扬起瞬间变得本然的脸——

“你问什么？什么人大开什么会？不知道。”

接着是摇摇头，满脸兴奋地从手中拿出一张牌狠摔下去，发狂地喊：“老子赢了！请客，请客！”

如果在代表入场之际鸟瞰天安门广场，会看到这样景象：被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分割的广场，呈现两种势态，一半是有秩序的整齐，一半是无组织地混杂，一半是朝着一个门口流入，一半是朝着多种方向溢出，一半是排队入场，一半

是单个游逛。只有在贴近警察的边缘，才有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形成一道人墙，争相向大会堂眺望。每当这时，总有来自各地的上访者、告状者想法拦截代表的车辆，设法接近代表。上届人代会，竟有一名上访者不知用何妙法，大摇大摆冲破层层警卫和门卡，一直进入到大会堂主席台上，直接找到彭真委员长，而且还奇迹般地握了手。直到这人说明来意，大家才恍然大悟，足令保卫人员捏了把汗。谁能料到今年有没有这样的上访者呢？在全国寄给人大的信件中，大多数是申诉信、告状信。尤其那些厚厚的加挂的信件，一望便知。十年了，我们的党中央实事求是，几乎天天在纠正历史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但中国之大，问题之多，让人能事事满意谈何容易？望着这些信，即使再挑剔，再尖刻的人也要发出感慨：中国的事真难办！至于对首次当代表，莫名其妙接到陌生告状信、申诉信的同志，在一阵受宠若惊的激动后，往往不知所措。不过，那些有了经验的老代表们会若无其事告诉他们，愿意交就往大会秘书处交，交给我怎么处理？还不是层层转手。

中国确实大。当代表登上大会堂那八十三米宽的台阶，仰望擎天柱和那似乎越来越大的国徽时，会产生一种高山仰止之感，叹洪宇之寥廓，叹庙堂之巨大，叹人类之渺小，叹生命之短暂。当百年千年过去，或许世界上只能留下后人追往抚今的建筑了。那时，已经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子孙们对他们祖先的历史行为，会褒叹呢？还是窃笑？

对此，众多代表来不及细想。人流通过门前22部磁卡报到机后，便立即淹没在前厅设置的189个茶座中了。千斤中档茉莉花茶，八锅炉茶水，激起多少语言泡沫，汇成澎湃的语

言海洋。这时总是每次大会最集中，最火热，最活跃的场面。整个大厅在嗡嗡作响。那是人们活动的心灵与固态的建筑产生的协调与不协调的共鸣吗？

比起代表，比起旁听的工作人员，记者入门便复杂多了，那是乘飞机时就遇到的安全检查。复杂是复杂，但没人不理解。大包小包、照像机、摄像机，录音机一律在透视机前呈现彩色原形。光进大会堂的证件就足够让人眼花缭乱的：红、黄、蓝、绿、紫，足足二十二种。记者也分了五种，大陆的、港澳台的、国外的……红的上主席台，黄的进一楼，绿的只能在二三楼。这似乎不仅仅体现着等级，主要是为了秩序。否则400多名中国记者，200多名外国记者不可避免的乱窜，那不乱了套了？

好象谁也不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如何乘车来到大会堂，由哪个门进入的。否则在满满的代表席上，在满满的旁听席上就不会有种种猜测了：

“今天老邓能不能出席？”这称呼应该说只有敬佩和亲近，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已经过了十年，人们私下里已把领袖拉到自己中间。“难说，无非是两种可能——”“废话。”“我看应该来，也是普通代表嘛。”“可毛主席，就有时来有时不来，后来连代表都不当了。”“邓小平不会这样。”

此时，在大会堂一侧的大休息厅套小休息厅里，邓小平正和一个个领导人寒暄。他的秘书向记者透露，平时，小平见大家只习惯拱拱手。八十年代无论卫生保健人员还是领导人，突然发现属于中国国粹的古人这一礼节，倒满符合避免交叉感染的现代卫生标准。被艾滋病吓破胆的外国人，也突然发现中国人拱手作揖的无比优越，既礼貌文明，又卫生干

净,更不用担心传染可怕的病菌。此时,邓小平似乎不在乎病菌了,他主动同每人握手。

见到彭真、万里,邓小平笑着说:“一起见到你们二位,我很高兴。你们在全国人大是一退一进呐。”三人会心笑了。报纸已把前一天预备会上彭真、万里意味深长的拥抱的照片刊登出来了,许多读者证实了以前的猜测,尽管来自“小道”。

李鹏见到万里商量地说:“今天我作政府工作报告,还是站着讲吧。”“好,我赞成,站着作报告是个改革,不过,站久了会很累,会间可以休息十五分钟,怎么样?”“如果中间休息,会议拖长了,一些老同志会疲劳。”虽然社会上有“八十七、八,振兴中华”之说,但让八、九十岁的老人就那么直直坐上两三个钟头,也确实力不从心了。

下午2点56分。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彭真等依次起身走向主席台。但他们不知道,此时中央电台的实况广播刚开播了一分钟,事先准备好的三分多钟的念稿还没念完,如果领导人一登上主席台,原稿只能被打断。那将出现一个支离破碎的开头,飞向全世界。中央电台记者顿时急得满头大汗。他灵机一动,壮着胆子走到率先的邓小平身旁:“您走慢些,慢些。”但邓小平没有理会:“我已经走得够慢了,我习惯走得快。”眼看无法制止了,多亏了大会会务组的脱若男同志急中生智,把一群领导拉到台口合影留念,拖住了这难以拖住的历史时刻。

象前一天嘱咐李先念一样,中央电台记者又请李鹏配合:“请您在开头、结尾处读慢点,吐字清楚,声音宏亮,这样电台直播效果好。”两位领导答应了,做到了。先念还说了句玩笑话——“你们又在指挥我了,哈哈。”

连任代表

●连任七届人大代表的农民申纪兰

有人说她的连任是骄傲，有人说这属象征。究竟怎么评价呢？反正可算奇迹。当今代表中，众多受迫害的领导干部，在四届人代会期间，被打倒了。那时她也是不太合潮流的人，可当代表资格未曾被怀疑过。因为是任劳任怨的劳模吗？因为是不识几个字的农民吗？因为是说过就忘，什么也难记住的大好人吗？

这也难怪，一连七届人代会，太会就出席三十多次，要记的太多，不要记的也太多。何况她现在脑子真的什么也记不住。她至今能记住的，好象七届连任代表中，只剩下她和入称“荣老板”的荣毅仁了。

凭我的直感，她是集中了我们古老民族朴素、诚实、友善、谦和、勤劳、助人等许多传统素质的标准农民，或许就文化、能力而言，她当代表实在困难，但仅凭这些便注定赢得了历史的信任。她的连任难道是偶然的吗？她的脸和手一样红润粗糙，典型的中国农民，在人海里一眼就能把她挑出来。她刚吃晚饭，握着我的手半天没放，其实互相并不认

识。只凭自我介绍，她就深信不疑，相信了我。“你没吃饭吧，在这吃饭，我有饭票。”说着真的拿出饭票来，一定要领我去吃饭。她离我很近，唾沫毫不客气地喷到我脸上。我本能地擦了一下，很后悔，可她并不介意，可能根本未发现。她好象长期不刷的牙缝中还清楚可见一些不大不小的食屑。

“找俺的记者都让我好好想想，可过去的事俺忘了好多。”申纪兰单凭这七届连任代表这一条，就足够那些好凑热闹的记者们追逐了。据我所知，采访过她的人不下二三十人了，可看不出她有一点儿厌烦。凭这点就说明她是个农民。绝不象香港来的那位女明星代表，当四十多位很会迎合崇拜影星读者心理的记者蜂拥而至，在狭窄的报纸版面上，掀起一股可观的热浪后，她的热情陡然消失了，以至见到记者，只开启一道门缝，露出半张难见阴阳的脸，连一点港人具备的礼貌也没有了。那情景，很似海外居民窥视防备门外突然来临的强盗。

申纪兰拉着我的手还没放：“大老远的让你跑来，也够辛苦的。”她以老人的慈祥对待年轻后生，“一到这年纪，俺好象啥都忘了。头一回当代表是五几年吧，刚二十五岁，穿补丁衣服，骑小毛驴到县城。一见北京，都傻了，天底下还有这么大地方！看见毛主席好象看见神仙，俺也神了。头一遭拿选票，人家告诉，往这上一划就选毛主席当主席哩，俺光高兴，可不明白，就凭这一张张纸？不划，毛主席不也是主席嘛？”

“你让俺说哪次？第四次？第四次是哪年哩？对对，是那年吧，文化大革命乱的时候。是挺秘密哩，谁也不让知道，年轻的是走地下道到大会堂，偷偷摸摸，打地道战哩。年老的坐大客车，进门谁也不说话，你瞅我，我瞅你，没有笑模